

# 凭什么能得奖?

——有感于2018年度浙江新闻奖评奖

何盈

BROADCAST

TELEVISION

受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学会之邀,我参加了2018年度浙江新闻奖(广电)部分评奖,并作为点评嘉宾。这是我第一次当这个奖项的评委,所在的电视一组负责评选电视消息、连续(系列)报道、电视访谈节目、电视节目编排四大类奖项。参评单位覆盖浙江全省包括省级、地市级、县级三级所有的广电机构,参选作品都是各级电视台从每年报道中精心挑选出来,又经过本级和上级广电机构初评之后入围的,可以说,这些作品能够代表这一年电视报道的整体水平。

此年度电视消息一共入选作品51件、连续(系列)报道30件、新闻访谈节目10件、新闻节目编排7件。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51件消息作品中,省级媒体入围4件作品、地市级媒体入围24件、县(区)级媒体入围23件。30件连续(系列)报道中,省级媒体入围7件、地市级媒体入围18件、县(区)级媒体入围4件(另有一件报送媒体不符合要求)。10件新闻访谈节目中,省级媒体入围1件,地市级媒体入围8件,县(区)级媒体入围1件。新闻节目编排奖项共有7件作品,其中省级媒体入围1件,地市级媒体入围6件。

评奖,看似评的是作品本身,其实评委们要评出的是一种导向,通过评奖是在输出价

值观。每一件被评出的作品,都附加着评委们的一片希冀,那就是我们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什么样的作品,希望能涌现更多怎样的记者。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记者,评奖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每条片子里的记者,有时候记者只是露出一个侧脸或者一个背影,我也会格外关注,片子最诚实,最能看出做这条片子的记者是个什么样的人,是踏实还是要小聪明?是笨拙但有情怀还是老道但油滑?我记得几年前新闻界开始“走转改”活动时,央视新闻中心主管走基层节目的是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每一个走基层报道她都会亲自审,提出修改意见之后在播出前还要再审,她说“与其说改片子,不如说是在‘改’人”,走基层真正的意义不是拍出一批这类型的节目,而是塑造这样一批人、这样一种记者。

这次评奖中,有两条县级台上送的消息我印象很深,一个是永嘉台报送的《高速隧道突发大火民警冒死三次逆行救援》,这是一个能上《新闻联播》的好题材,它让我想起了前年杭州一个路口出现了一段地面塌陷,一个普通交警守护一个路口,指挥过往车辆的司机绕行,防止车掉下去。这段监控视频被国外很多电视台及网站转发,点赞中国警察,也上了新闻联播。如果以能量级来论,

永嘉这个高速交警的报道它的能量级不亚于杭州这个报道。这个报道具备了一篇优秀电视消息的三个要素——真实现场+感人细节+普世情怀。先说“真实现场”,片子一上来就是一段高速交警薛大才身上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视频,因此是一个主观视角,薛警官正在往浓烟滚滚的隧道里走,声音是他跟外面的指挥部对话,其实是在请求支援,“外面的警车逆向开过来接我,要不然我可能撑不住了……”,紧接着解说词说“这已经是薛大才第三次进入隧道救援”,除了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视频,片子还用了隧道内监控拍摄下的运送布料的大货车起火的全过程,解释了由于大火烧毁了隧道内的通风系统和照明系统,才导致浓烟不散,隧道内滞留了几十名乘客和司机都面临生命危险。除此之年,还用了交警手机拍下的照片,这些都是最真实的一手影像,也构成了这条片子最核心的画面。这个片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如今智能手机普及率相当高,记者要有意识想尽办法去收集一切可能找到的现场视频,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最真实的是“此时此刻”。只有真实才能打动人,执法记录仪里录下了薛大才的喘息声、被浓烟呛出的咳嗽声,还有他向外求援喊出的那一句“我快撑不住了”,这些细节是再精

彩的事后回述都无法比拟的。再说片子里被记者敏锐捕捉并放大的细节,就是重访时,隧道墙壁上那一道薛警官寻找出路求生时用手划出的500米长的痕迹。这个细节抓得特别好,可惜的是,如果摄像用一个特写的长镜头拍下来,再用到片子里,这一段会是一个泪点和高潮。警察也是人,他也有求生的欲望,这一段500米长的手印就是让薛警察这个人物有血肉起来的一个最有力支撑。同时,警察又不是普通人,他可以置自己的生死不顾去救乘客。这就是好片子的第三个特质——能反映出普世情怀。当然,这个片子并不完美,首先,记者出镜时说他是事发第三天赶到了现场,为什么没有更早期赶到?这是缺憾之一。其次,记者在医院对薛大才的采访太潦草简单了,薛只是说“这是一个人民警察应该做的”,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一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我想问题不是出在采访对象身上,而是出在记者身上。苍白的回答,永远是因为苍白的发问。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这个片子里,也是这次评奖中暴露出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后面还会讲到。

含金量最高、角逐最激烈的永远都是一等奖,这些一等奖作品究竟凭什么最终摘冠?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四个特质:报道真新闻、关注真问题、前往真现场、肯下笨功夫的“真记者”。在新闻这一领域,真永远比美更重要。

我们赞赏发现并报道真新闻的作品,因此我们把一等奖给了浙江卫视做的系列调查《“酸碱平”养生馆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们赞赏关注真问

题担负起媒体责任的作品,因此我们把一等奖给了《我们圆桌会》栏目做的电视访谈《拆了围墙如何拆心墙》,关注的是小区里一面建了30多年的围墙该不该拆,看似是个小事,但内核一点都不小,它涉及的是一个城市治理的大话题,城市治理是每个城市管理者都必须面对的课题,而城市治理具体面对的全都是一件件小事。因此我说这一期《我们圆桌会》选择的选题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选题,它跟在俩口子吵架老娘舅来帮忙那种节目有质的区别。为什么说它重要?十九大分组审议习近平总书记下上海团时给上海布置了四项任务,其中一个就是城市治理,他说“要下绣花功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期访谈也很有意义,那就是它关注了当下社会的一个痛点,时不时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引爆的一个痛点,那就是官与民两个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媒体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并没有逐渐弥合,反而不断加深,媒体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媒体应该作为第三方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不同群体理性地倾听对方,理性地沟通与交流。这一期《我们圆桌会》就做到了媒体应该起到的作用,媒体作为一个平台,把一直互相指责的事件双方拉到一起,在一张平等的圆桌前“有话好好说”。圆桌意味着平等,媒体不具有评判事物对错的权力,但是我们有责任在社会生活中搭建更多这样的“圆桌”。

这期节目还让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是时候回归新闻本原了。这次入围的7件电视访谈作品中,真正

称得上是访谈的并不多。访谈是一种电视报道的样态,什么内容适合用访谈这种形式,什么内容并不适合,这是创作者需要在选题阶段就要考虑清楚的,否则节目会做得很拧巴。做节目做得自己很拧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怎么能做到不拧巴?我想圆桌会这期节目所有的主创者一定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因为这个题特别适合访谈这种形式,用恰当的形式展现了恰当的内容,这样才不会拧巴。访谈从大的分类来说,我觉得属于深度报道,它的主角是新闻当事人,特别考验主持人或者记者的现场采访功力,千万不能为了形式创新而创新。比如千里送白茶苗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在关注,我认为纪录态的方式,客观记录和观察,在真实过程中展现扶贫这个国家任务更适合,记录的视角更理性,作为媒体,不能只是去闭着眼唱赞歌的,也要发现还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是送白茶苗这个事件个性化的问题,哪些是东西扶贫共性的问题。

在舆论监督的力量日渐式微的今天,温州台一组矛头指向警方索贿的连续报道《乐清索贿门事件》我们也给予了一等奖,能让这样的节目顺利播出,我们可以想象温州台领导顶着多大的压力,因此这个奖也是颁给他们的;我们赞赏第一时间前往新闻真现场的报道,因此我们把一等奖给了嘉兴台的连续报道《中国游客在泰国普吉岛遭遇沉船事故》,在此次事故中有37名嘉兴市民遇难,牵动国人心,更牵动嘉兴市民的心,所以首先要给嘉兴台领导点赞,第一时间做出了派

出本台记者前往救援现场的决定。而作为一个市级台记者,跨国采访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且相比于国家台,市级台记者在异国他乡能够得到的支持肯定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在这三集连续报道中,记者在驻泰国大使赶到之前已经抵达伤员所在的医院,并采访了受伤的嘉兴市民,采访了大使,第二天又前往出事海滩,采访了从浙江赶来的水下救援队。三集报道信息量很大,记者出境语言朴实、出镜点选择合理、有职业感。很多不合理的记者出镜在后面我会专门做分析。我们赞赏不偷懒、肯下笨功夫的真记者,因此我们把一等奖给了《“江海直达1号”成功通过南京长江大桥开启江海联运新时代》,报道结果和成绩的记者越来越多,走基层、跟完整过程的记者显得特别可贵。真正的新闻不是从通稿中来的,真正的新闻是用双脚走出来的。

当然,通过这次评奖我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如果说这些入围浙江新闻奖的报道已经代表了省内媒体的最高水准,那么在那些作品中还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记者发现新闻的能力在退化

消息报道看不到“消息”,在入围的51条消息报道中,独立发现的新闻不超过5条,大量所谓的消息都是当地政府的重大工作、主要业绩。

在总书记提到的“四力”中,其中一条是“眼力”,我理解“眼力”指的就是记者发现新闻的能力。农夫山泉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作为媒体,我们不能成为这样一种

人,“我们不发现新闻,只是政府工作业绩的搬运工”。有人说,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可能有“独家新闻”的时代了。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由于智能手机普及、社交媒体发达,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确实很难做到独家,但是记者依旧需要由表及里,拨开现场的表面繁华看清其硬核的能力。在人云亦云的宣传中,能做出理性思考的记者才能发现“独家”新闻。

政府工作难道就不是新闻吗?当然是。媒体姓党,我们有责任让政府重大工作、党中央的重大精神、新时代的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不能只做简单的“搬运”,不能照本宣科,我们的新闻报道绝对不是视频版的政府部门工作总结。比如这样一段解说词:

今年9月初,市政府数字化转型示范应用项目——惠企政策“直通车”上线与广大企业见面。针对企业反映突出的产业政策多、不知晓、多头跑、兑现难等问题,对全市170多个产业政策进行了“大摸底、大清理、大整合”,率全省之先建成产业政策奖励兑现和查重系统,实现产业政策奖励网上“刚性兑现”、兑现全过程“最多跑一次”。

再比如:这套系统的上线,让“数据录入”转变成“数据采集+录入”,使“人工找货”转变成“导向定位取货”,不仅避免了人为错误的发生,还能加速资金周转,节约成本。三锋认为,光有硬件没有软件只能实现自动化,而非数字化、智能化。所以,自2018年3月份起,三锋投入了1800多万元搭建了企业内部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化神经网络,成效初显。

光看文字都觉得眼睛很累,

作为解说词,用耳朵听这段时间信息接收是很无效的。我们经常说要学会讲故事,什么是故事?小时候听到的故事,都是通过生动的情节讲明白一个道理,其实我们做新闻也一样,用故事讲明白一项政策。为什么大量充斥着这样让人看着费劲、听不明白的新闻?这就涉及到第二个能力的退化——记者思考问题的能力在退化。

#### (2) 记者思考问题的能力在退化

“学懂弄通做实”这6个字我们最近说得很多了,这6个字是有逻辑顺序的,只有学懂弄通,才能做实。所以,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一步就是学习,采访之前一定要充分预习,采访有时候就像一场考试,准备越充分,考场上心里越有底儿。

我们现在要承担很多主题报道的任务,要完成命题作文。怎么做?三个字——大局观。

从这次参评的作品的情况分析,目前来看,“救世主”式的新闻太多了,表态类的同期太多了。还拿安吉白茶苗这个报道来举例,采访同期中都是说白茶苗到了,我们可以脱贫了。即使是主旋律报道也不能无视规律、简化事物的因果。解决贫困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脱贫是一项国家战略,如果我们的报道都只是简单地汇报成绩,会掩盖实际工作推进中的难,攻艰克难的过程才是最值得报道,最能凝聚人心,最能起到建立共识的作用的。

以千里送白茶苗这条片子举例,这个题材浙江卫视和安吉台都报送了,两个台的现场记者也都采访了作为贫困户代表的罗大爷,如果是我在现场我也会采访他,很显然,他的语

言感染力更强,这是电视记者特别喜欢的一类采访对象。但是如果是我,我会放大一个细节,就是罗大爷手中的这张小纸片,上面是他的“讲话稿”,手写的,一张感觉是从孙子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这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去展开的细节,他怎么想到讲这些话的?背后有什么有意思的情节?只有具体才会真实,只有真实才能打动人。不要让你的采访对象去对着镜头表态,这种表态即使说得最情绪激动都是暗然无色的,不把他当工具,而是当成你想要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的采访就会完全不一样。

总书记说“四力”,其中还有一项是脑力,我理解“脑力”就是指记者要多思考,要在复杂国情中建立报道的座标系。

### (3) 记者的基本功在退化

#### 1. 解说词该怎么写?

书面语、文件语言不是电视新闻解说词。都在讲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不偷懒。现在都在讲“四个自信”,舆论宣传上是否也能更自信?我在我的第一本书《于无声处》的自序里写过这句话“报道可以大火炆炒,也可以如同品一壶香茗,我始终坚信‘看不见’的宣传才是最好的宣传。”

#### 2. 采访

举例1:所有救人者的回答千篇一律。几篇有监控的救人新闻,记者采访救人者谈当时的感受,出奇地相同。电视剧开始前会有一行字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不同地方、不同的救人者见义勇为的原因居然是一样的,这里的雷同,我想绝不是巧合,而是记者采访的轻慢和草率造成的。

举例2:一条本来可以拿一

等奖的报道,毁在了记者采访基本功不扎实上。《浦江大妈偶遇联合国官员》,要点赞的是现场记者的新闻敏感性,我想拍这条报道的记者应该事先没有想到要做这样一条报道,就是按时政新闻去拍的,县委书记陪同联合国副秘书长,当发生这一幕的时候,坚持记录了下来,而不是觉得我的工作任务之外的活我就不拍了。从画面上看,摄像当时的站位也并不是很舒服的一个位置,但是坚持扛着机器完整记录下来了,这种意识非常值得表扬。我经常说,作为记者,我们从来都不是因为“已知”去采访的,永远都是因为“未知”而去的。所以在现场要保持高度地警觉,高度地敏感。因为一个好现场很可能就在下一秒出现。

#### 3. 记者出镜

做片子什么最难?不管是大屏的电视新闻,还是融媒体短视频,我认为其实就是三个字——分寸感。判断一个记者出镜出得好不好,我一直有个最直接有效的衡量标准,就是拿掉这个出镜行不行,如果拿掉这个出镜不影响整个片子信息的表达,那就证明这是一个多余的出镜。记者出镜要有目的性,要承担功能,不能为了露脸而出镜,如果确实就想露露脸,那就认真地去设计自己的出镜,尽量避免“立桩式”出镜,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所谓立桩式出镜就是记者站在镜头前吧啦吧啦说一段话。那怎么设计出镜呢?记者出镜可以再讲半天,今天时间有限,只能简单说,就是要让自己“融入”现场。其次,记者说的那段词也必须好好琢磨,怎么判断一段出镜词或者一段直播连线的

词不错,也有一个简单评判标准,就是这段话只有在这个现场说才合适,换个地方就不合适。

最后,想跟大家一起思考两个问题。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在思考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智媒时代到来,还需要记者吗?

李开复说,AI时代到来,今后很多工作都会被机器替代,但是有一些职业不会被取代,比如那些与人打交道、需要动感情的工作。记者不就是这样的一种职业吗?

第二个问题,因为在座的除了一线记者,还有不少记者们的领导,比如新闻中心主任、融媒体中心主任、分管台长。我一直也在带团队,所以我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媒体在转型,传媒时代在转型,团队文化也必须转型。那么,什么样的团队文化更适合眼下这个时代?推荐大家一本书《奈飞文化手册》。奈飞与Facebook、亚马逊、谷歌并称为“美股四剑客”,不管你知不知道奈飞,一定知道《纸牌屋》,这部美剧就是奈飞出品的。奈飞的企业文化特别让我心动,我觉得央视浙江站这些年一直也奉行这样的理念。奈飞的企业文化就是两个关键词——“自由”与“责任”。现代企业文化到底是制度管人,还是人管人?奈飞的选择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还是人管人,但这个管人的人不是企业的管理者,而是员工自己。“自由”与“责任”的核心就是要将权力还给员工,让他们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中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浙江记者站站长)